

CHAOZHOU-SHANTOU CULTURE RESEARCH

潮學研究



11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韩山师范学院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Chao-Sh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&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韩 山 师 范 学 院

潮 学 研 究



汕头大学出版社
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潮学研究. 第 11 辑/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, 韩山师范学院编.

-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4.11

ISBN 7-81036-912-1

I. 潮… II. ①潮…②韩… III. ①潮州市 - 地方史

- 研究 - 文集②汕头市 - 地方史 - 研究 - 文集

IV. K296.5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1409 号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黄小尤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2903126 0754-2904596

印 刷: 揭阳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 张: 11.5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第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第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ISBN 7-81036-912-1/K·54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主办单位

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

韩 山 师 范 学 院

总顾问

饶宗颐

顾问

薛军力 吴勤生 杜经国

主编

黄 挺

编辑

吴二持 吴榕青

目 录

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 蔡鸿生 (1)

从地方史到区域史

——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 陈春声 (18)

地方文献与区域历史研究

——以晚清海阳吴忠恕事件为例 黄 挺 (45)

二十世纪国学研究的丰碑 曾宪通 (75)

中国学术“信古—疑古—证古”转型期的新收获

——读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 姜伯勤 (77)

凿险缢幽 开创导引

——读《饶宗颐东方学论集》 王振泽 (79)

海滨邹鲁的国家认同

——以汕头华英学校风潮为典型个案 胡卫清 (88)

游乐与党化

- 1921~1936年的汕头市中山公园 …… 陈海忠 (129)

战争状态下之金融与传统人文网络

- 1939~1947年潮汕与东南亚间侨汇流通研究
…………… 张慧梅 (157)

南明永历阁臣郭之奇忠节考(上)

- 辨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之诬讹 …… 马楚坚 (193)

佛门高僧 缁衣学士

- 唐灵山寺大颠通宝禅师 …… 蔡海钦 (231)

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

- 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
…………… 李志贤 (240)

潮汕北斗九皇菩萨崇拜研究 …… 陈景熙 (271)

“庙社”、“普渡”和“风水”

- 民间信仰与深澳的社区组织 …… 马健雄 (297)

澄海樟林民俗 …… 黄光武 (318)

南澳岛闽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

- …………… 林伦伦 林春雨 许泽敏 (351)

编后记 …… (361)

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^{*}

蔡鸿生

老师们好，同学们好，今天我讲的题目是《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》。第一点，我要说明的就是我到潮州来讲潮州，这是班门弄斧。按一般意义上来讲，班门弄斧带有挑战性，就是到刀斧专家的门口去耍弄刀斧。我毫无此意，绝对不会到这里来讲一句带有挑战性的话。班门弄斧还可以有另外的意思，就是它有叩问性。在班门之外比比划划，向他请教，这就是叩问性。我到潮州来讲潮州，班门弄斧，其实是叩问性的，向在座的老师同学们请教。这是第一个说明。第二点，大家要听的，也许是鳄鱼滩上的鳄鱼。这可能是一个重点，但是我的重点是摆在后面，就是昆仑奴。所以呢，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我下面的讲话，是避重就轻。我要讲的不是鳄鱼，我要讲的是昆仑奴。可以说，在这里讲这个课题，假如有什么特点的话，就是两个：第一是班门弄斧，第二是避重就轻。

先有这个说明之后，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是史源。史源即资料来源。《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》的资料来源，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历史文献？这

* 本文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 2004 年 3 月 17 日在韩山师范学院所做的学术报告的整理稿，经蔡教授审核。

就是史源。唐代有一本书叫《岭表录异》，岭表，就是岭外，岭南，记录两广的风物异闻。这本书作者刘恂，是9世纪的。其中讲到这一时期唐朝有个大官，姓李，名德裕。李德裕在政治上受到打击，贬到地方当官。贬下来，他的官比韩愈还小，韩愈还有个潮州刺史当，他仅仅是个潮州司马。但是，虽然政治上受到打击，但原来的官大，就有积累，就有家当。他贬到潮州来当这个司马小官，还是带上他的家当财物。

当时从洛阳，经过长江、淮河，由水路到潮州。在经过韩江鳄鱼滩的时候，这只船磨损了，船上的一部分财物就沉到了韩江里头。那就要命了，又贬官又失财。所以，他就想办法要去捞，自己不敢下水，就叫船上的，文献里记载，就叫“舶上昆仑”去捞。海船称“舶”，叫船上的昆仑奴下去捞。但是昆仑奴看到这里刚好是鳄鱼成群的地方，那是个窟，鳄鱼窟。所以不敢下去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有这回事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来讲呢？不是。我们还得找旁证，看这个记载，别的书上有没有才行的。北宋有一部大型的类书，叫《太平广记》，相信大家听过的。在《太平广记》464卷，全文照录了《岭表录异》上面的这一段。那就是同一件事情，两本书上都有，但是后面这本书是转录了前面那本书的，不算两证，仍然是一证。是不是？它录过来的，不是同时记载在两本书上。作学问有一个要求啊，叫做孤证不立。假如你要讲一个事情，只有刊在一本书一条材料，这就叫孤证。单凭孤证，就很危险。这就跟我们评价某位老师某位同学一样。不是根据一时一事，还要看他一贯表现，有没有惯性？假如只是一时一事，就来作出评价，是不准确的。研究历史也是这样，只有一本书记载，没有其它记载，那是孤证。孤证是不成立的。好，那我们还能够再去找什么书？宋代王说《唐语林》的第七卷，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可以作为刚才讲的这件事的旁

证。它讲这么个事情，就是李德裕来潮州之前，曾经在杭州当官。在杭州时，他对佛门很友好，对佛教界很友好。杭州有个佛寺叫甘露寺，甘露寺有个允恭和尚，觉得李德裕在杭州当官时对佛门很友好，现在他挨贬了，受到降职处分，这个时候很孤单，很苦闷，自己有责任陪他到被贬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历来讲的够朋友，有灾难要同当，同甘苦。允恭和尚把这个过程写了本书，名为《南中李太尉事》，这本书后来没有传下来。但是，《唐语林》记了这件事，留下书中两句话，描写了李德裕被贬期间的的生活：“金币为鳄鱼所溺，室宇为天火所焚”。前一句话指他在潮州的遭遇，下一句指他在海南岛的遭遇。他在海南岛也很倒霉，房子挨了大火烧掉。至于潮州这里，他船上的金银财宝掉入韩江，溺到鳄鱼口中。所以有了允恭和尚的记载，前面那一条就不会成为孤证。在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个交代，就是不只有这一条，还有另外的文献可以作为旁证，来证明当时有这么回事。

唐宣宗大中二年即公元 848 年，李德裕来到韩江鳄鱼滩上碰到的意外事情，于史有征。刚到潮州，还没坐稳，第二封贬书又把他贬到崖州。只能立刻走，那就到了更艰难的地方。第二年，他就死在海南岛，终年 63 岁。我刚才说“避重就轻”，现在就来讲“舶上昆仑”作何解释？当时“舶上”有这种昆仑奴，是什么东西？

现在就进入第二个问题：昆仑奴的族属、形貌和技能。

有关昆仑奴，唐代，宋代有不少记载，除了笔记、诗文，甚至还写成传奇，唐人小说里面有一篇就叫《昆仑奴》。然后，就是最近二、三十年的出土文物，不止一次发现的“昆仑奴俑”。根据这些资料，对我们第二个问题提出来的三个内容：族属、容貌、技能，现在基本上可以了解个大概。文献的记载，昆仑奴是一种南海岛民。这种人头发卷曲，皮肤深黑。但

这种人不是非洲人，而是古代的马来人里面的一种，有人把他讲成为“小黑人”。当然没人把非洲的叫“大黑人”。南海这种“小黑人”，水性很好，常常在海船上充当水手，船里面碰到问题需要潜水去修补，就这种人有技术能力。这就是他的技能。第二个呢，驯象，把野象驯服。野生动物需要有个驯养过程，马要驯，牛要驯，猪要驯，象也要驯。但是象那么大，你要驯就要有本事，昆仑奴能够去驯象就有他的本事。而且，他这种能力不但出现在文章里，也出现在佛教的壁画上。菩萨坐在象上，前面有一个拉象的，那个就是昆仑奴。这种人出现在广州，出现在长安，出现在杭州、扬州。出现在潮州就只有刚才所讲的。“物以稀为贵”，这就产生了意义。假如多的呢，那就没什么意思。可以这么说，居然在潮州也有昆仑奴的踪迹，这个就很有意思，在这里就产生意义。

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意义。潮州最早有外国人，究竟是谁？我一想就想到李德裕船上的昆仑奴。后来的时候，等到洋人的时代那就很多了，比比皆是。但如果追溯上去，在九世纪中期，这么早的时候，潮州这里还有外国人踪迹。有文字记载的，可能就是这位“舶上昆仑”。所以刚才讲的这个题目跟海外交通史挂上勾，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意义。就是这个事例，作为九世纪中期在潮州，在韩江上就有昆仑奴的踪迹，也就是外国人的踪迹。不过是这个外国人是东方人，不是西方人。第二，大家有时间到韩文公祠去看，韩文公来潮州干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家喻户晓的，祭鳄。祭鳄以后谁都知道鳄鱼没有走，但是没有走又没有史书证据，只有推断，就是推到北宋陈尧佐杀鳄。这就是在韩愈祭鳄鱼之后 180 年提到的陈尧佐。如果我们把它推前，推前到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韩愈祭鳄鱼之后的 29 年。李德裕来潮，这时候，韩江的鳄鱼仍然成堆成堆的。按年代讲，在陈尧佐之前的 150 多年。第三，昆仑奴是国际汉

学界关注的课题。最早探讨的是日本人，还有后来的法国人。这是在二十世纪初，后来陆陆续续发表了些文章。所以这个课题，不仅有全国的意义，还有国际的意义。这里也说明，我们潮州的地区史研究可以跟全国性课题，甚至国际汉学界课题挂钩。说到这里，我讲的题目已经讲完了，第一个问题是史源，第二个问题是昆仑奴的族属、形貌及技能，第三个是本课题意义。这是正题，正题讲完了就讲副题。

这个副题是什么？就是跟在座的各位，尤其是同学共勉，谈谈读和思的问题。读书这个问题，看起来好像很小，实际上它也不是特别了不起。毛主席在延安就讲，“杀猪比读书还难”，（笑）猪是会跑的，你要杀它，它就跑。书呢，不会跑，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要读就读。但是，终归对于读书人来讲，读书是个难题。你不信，可以跑到图书馆去看看。很多本科生，研究生天天都在图书馆。读书，还是查书？是在读书还是找资料，你自己有没有想一想。样子是读书，实际上是查资料。读书跟查资料不一样，可以这么说，读书要慢查资料要快。不妨打个比方，就是相当于旅游，旅就要快，游就要慢。（笑）颠倒过来就不得了啦。旅得很慢，在路上不断地折腾，折腾十来个小时才到汕头，你怎么个游。（笑）到了那儿那个导游就赶鸭子一样“唬”地拿着那面旗不断地嚷，很快就算完了。才一个多钟头的游。那个是不行的，所以我就把“查”和“读”比作“旅”和“游”。查资料很快，进了图书馆，这么厚的资料，别人进去半个小时就出来，你磨半天还出不来，就是你功力很差。你看图书管理员，工具书熟，目录书熟，很快就查出来。但是读书不同，读书得静静地想，不能一口吞下去，就是把读书安放在一个慢节奏，查资料放在快节奏。第二呢，关于读书的程度，读到什么程度呢？心知其意，不要停留在心知其义。“意”和“义”不一样，古代分得很清楚的，意就是意，义就

是义。古代的汉语是单音节，现代汉语将“意”和“义”搭配起来。结果下面这个主义的“义”突出起来，上面这个主意的“意”，意思是“意”，往往被淡化了。下面这个“义”是表层意思，上面这个“立日心”的“意”是深层意思。所以我们说这两个“yi”是不同的，心知其意就是这样，这一点意义很重要，读书而知其意，你这个老弟就不简单呀。（笑）所以要注意，就是说不要停留在这个“义”上，还要知其意，得其意。有关读书，千言万语，这里提出点意见就是要与大家共勉。

思考的问题，如果不是很自觉，也常常容易忽略。跟读书一样，整天看到你在读书，有多少的脑筋在动呢？认真读书与强化思维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就专业来说，史学是史与思的统一。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，不止一次说过：教师就是要“教思”，导师就是“导思”。与其轻描淡写，不如把这个话讲尽了。教师就是要教人思，导师就是要导人思。不是一个资料问题，不是一个信息问题，是一个思维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属于软件，不是硬件。设备、图书、资料、信息，那个是硬件，那就很容易感受到，缺了一块就一块。软的东西你缺了一大块，可能还不知觉呢。所以这个就很重要。那这个“思”是一条思路，就是引导大家去探索，沿着正确的思路才会有结果。你乱钻，南辕北辙，这边要过河你就往那边走，那怎么行？所以这个“思”，最重要是思路。想对头了，大方向没有错，他必定能达到目的，只是个快慢问题。假如大方向不准确，你就达不到。也许就适得其反。所以现在，物质生活里面，现在的信息手段逐渐现代化。我们面前可以摆着若干机器，一按就亮，就是这里（机器）发达了，这里（脑袋）不要相反。最重要的东西储存在脑袋。智力竞赛是思维的竞赛，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，学来而已，奉献给大家。是马克思，恩格斯在生的时候说过的，“任何民族如果想要走在世界的前列，就一刻也不

能忽略理论思维”，毛主席也早就讲过“多想出智慧”，“放下包袱开动机器”。除了刚才那个“舶上昆仑”的主题之外，就是这副题，谢谢大家认真听讲。

附录： 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

二十世纪初期，陈寅恪先生翻阅罗振玉辑录的敦煌佛曲，对《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》作过详细的读书札记。仅其中“骨仑狮子前后引”一句，他就引用 10 部文献，详加释证。至 1932 年，发表专文《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》，提出“骨仑即昆仑”之确诂（见《读书札记二集》及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）。这项研究提示我们，对“昆仑奴”的探讨，绝对不能忽略唐宋佛书。

唐宋时代的昆仑奴，是一群所谓“头卷体黑”的南海岛民，以善水、驯象为能事。入华之后，他们因体态和技能的特殊性，享有比“胡旋女”和“高丽婢”更著的名声。不仅屡见于诗文和笔记，甚至还成为传奇的题材。随着近代国际汉学的兴起，昆仑奴作为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异族群体，尤其引人注目，很早就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。1915 年，日本桑原鹭藏著《蒲寿庚事迹》^①，法国费琅 1919 年发表《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》^②，都对古代南海的昆仑文明作过专门考证，堪称研究昆仑奴的东、西洋两大先驱。

中国学人对昆仑奴的研究，如果以清末文廷式的《纯常子枝语》为开端，到现在已有百年之久了。其间的是非得失，尚待认真回顾。这里只限于探寻文廷式在起跑线上留下的足印，及其对后学的示范意义。文氏字道希，号芸阁，进士出身，授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兼日讲起居注官。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，考察新政，钻研西学。1904 年卒于江西萍乡故里，遗著

《枝语》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札记，显露出中西文化交会的时代特征。该书卷一三考昆仑史事如下：

唐释道宣《续高僧传》译经篇云：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、一千三百五十余部，悉昆仑书，多梨树叶。释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第一云：南海诸洲有十余国，初至交广，遂使总唤昆仑国焉。唯此昆仑，头卷体黑（唐人说部，奴称昆仑，即此）。南至占波，即是临邑（按即林邑），此国多是正量，少兼有部。按：昆仑书当即今巫来由书，余曾得巫来由字母，乃与阿拉伯同。《岛夷志略》云：古者昆仑山，又名军屯山，山高而方，根盘几百里，截乎瀛海之中，与占城、西竺鼎峙而相望，下有昆仑洋，因是名也。^③

从学术史来看，文廷式对昆仑的地望和族属，尽管作不出后代学者那样精详的考证，但他着眼于唐代佛书，也即从内典开拓史源，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导向。他注意“释藏中用儒籍，与儒书中杂禅学”的文化现象，有意探其变易之迹，是很有特色的思路。像任何课题一样，昆仑奴的研究也有方法论的问题。当代的学者，不少人已经注意到文献与文物（敦煌壁画和出土陶俑）互证的必要性^④；至于文献与佛书互证，则似乎还缺少学术自觉，未能系统探索内典所储存的历史信息。本文之作，旨在辑集唐宋佛书中有关昆仑奴的史料，对前人著作只字未提的僧徒禅谈中的昆仑奴话题，试作一些批判性的分析，力求阐释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。

（一）慧琳《音义》的“昆仑”观

唐释慧琳，俗姓裴，疏勒国人，长安西明寺僧。自贞元四年（788年）至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耗二十三年精力撰《一切经音义》百卷。他是一名博学高僧，“印度声明，支那训诂，

靡不精奥”^⑤。关于“昆仑”的地与人，《音义》作过训诂式的解释。该书卷六一云：《广雅》：舶，海舟也。入水六十尺，驱使运载千余人，除货物，亦曰昆仑舶。运动此船，多骨论为水匠，用椰子皮为索连缚，葛览糖灌塞，令水不入。不用钉铍，恐铁热生火，累木枋而作之，板薄恐破。长数里(?)，前后三节，张帆使风，亦非人力能动也。

同书卷八一又释“昆仑语”云：

上音昆，下音论，时俗语便，亦曰骨论，南海洲岛中夷人也。甚黑，裸形，能驯服猛兽犀象等。种类数般，即有僧祇、突弥、骨堂、阁蔑等，皆鄙贱人也。国无礼义，抄掠为活，爱啖食人，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，异于诸蕃。善入水，竟日不死。^⑥

上面两段《音义》释义，屡经学人引述，堪为典据。其中涉及“昆仑”的地域、族属、言语和技能，可以看作是慧琳的昆仑观。时代囿人，难免有“鄙贱”之类的言词，但瑕不掩瑜，重要的是纪实性的文字。所谓“南海洲岛”和“种类数般”，冯承钧已画出一个四至的轮廓：“昔日昆仑国泛指南海诸国，北至占城，南至爪哇，西至马来半岛，东至婆罗洲一带，甚至远达非洲东岸，皆属昆仑之地也。”^⑦除此之外，如参照唐宋笔记的有关论述，似可补充如下两点：

第一，驯兽和善水，号称昆仑两大技能，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复合性的本领，实则象奴和水匠各有地域渊源。据北宋朱彧《萍洲可谈》卷二，昆仑虽属岛民，但有“山中野人”与“近海野人”之别^⑧。前者“食生物”，与“入水眼不眨”者应分属两类：即驯兽昆仑和善水昆仑。他们入华之后，一为官奴，一为私奴，身份上是有区别的。

第二，昆仑舶建造时使用的填料“葛览糖”即橄榄糖，其传播情况虽难详知，但唐代岭南人已采用此项技术，则是没有

疑问的。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中，列专条释“橄榄”云：“有野生者，子繁树峻，不可梯缘，则但刻其根下方寸许，内盐于其中，一夕，子皆自落。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，南人采之，和其皮叶煎之，调如黑飴，谓之橄榄糖。用泥船损，于后牢于胶漆，著水益坚耳。”^⑩可知，昆仑舶所用的黏合剂是树脂和树皮混合煎成的，它之所以被称为“糖”，完全是按性状如“飴”来命名，与甜味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。

（二）义净笔下的昆仑文明

义净是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，俗姓张，山东齐州人。咸亨二年（671年），由广州泛海赴印，遍礼圣迹，后滞留室利佛逝（即三佛齐，今苏门答腊）十年，于天授二年（691年）完成两部佛学名著：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。两传均为义净“入境观风”的实录，有重要历史价值。近年王邦维先生已详加校注，极便读者。

在义净笔下，古代南海的昆仑文明虽未完整呈现出来，但仍有若干纪事可与他书相互钩稽参证。

其一，关于物质文明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三云：

若南海骨仑国，则铜釜盛水，穿孔下流，水尽之时，即便打鼓。一尽一打，四椎至中，齐暮还然。夜同斯八，总成十六。亦是国王所施。由斯漏故，纵使重云暗昼，长无惑午之辰；密雨连宵，终罕疑更之夜。^⑪

除这种计时铜漏外，还盛产丁香。同书同卷记药物云：

两色丁香，咸生掘沦国。^⑫

可知当地特产的丁香，品种完备：既有大的雌丁香或母丁香，又有小的雄丁香。前者由果实制成，后者由花蕾制成^⑬。据岑仲勉先生说：“掘沦洲既在东方，又专产丁香，则指摩鹿加群岛为近是也。”^⑭

其二，关于“掘伦”专名与“昆仑”通名的关系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一序，指出“南海诸洲有十余国”总名“昆仑”的原因：

诸国周围，或可百里，或数百里，或可百驿。大海虽难计里，商舶惯者准知。良为掘伦初至交广，遂使总唤昆仑国焉。唯此昆仑，头卷体黑，自余诸国，与神州不殊。

在这段史文中，“掘伦初至交广”是最关键的情节，包含年代和身份两大问题。按现存史料，可追溯到南朝梁代。梁武帝正旦朝会时，“东有茹（当作茹茹）昆仑客，西有高句丽百济客”^④。与作为客使的“昆仑客”并存的，还有作为象奴的“昆仑奴”。据宋吴淑《事类赋注》卷二〇“象”条引《三国典略》云：“周军逼江陵，梁人出战。梁以二象被之以甲，束刃于鼻，令昆仑奴驭之以战，杨忠谢之，象反走。”^⑤昆仑奴参战，首见于此；

其三，义净在《求法传》中多处提及“昆仑语”和“昆仑音”，前引文廷式《枝语》曾比定“昆仑书当即今巫来由书”。文献缺略，难得其详。惟北宋有三佛齐人在广州诵经一事，或可聊备参证。《萍洲可谈》卷二，记下朱彧本人一段妙趣横生的听后感：

余在广州，尝因稿设，蕃人大集府中。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，云善诵《孔雀明王经》。余思佛书所谓《真言》者，殊不可晓，意其传讹，喜得为证，因令诵之。其人以两手向背，持柱而呼，声正如瓶中倾沸汤，更无一声似世传《孔雀真言》者。余曰其书已经重译，宜其不同，但流俗以此书荐亡者，不知中国鬼神如何晓会。

三佛齐人的昆仑音，既然“声正如瓶中倾沸汤”，自然是汉人无法晓会的。难怪宋代文人将此情景与“醉汉寐语”相提并论，作为雅谑之资。宋王君玉著《杂纂续》一书，在“难理